

# DAS LIED VOM TRAURIGEN SONNTAG

Nick Barkow

(德)尼克·巴科夫 / 著 林敏雅 / 译



一首要命的自杀圣曲 一段动人的声色传奇

## 忧郁星期天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# DAS LIED VOM TRAURIGEN SONNTAG

Nick Borkow 尼克·巴科夫 / 著 林敏雅 / 译

忧伤星期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忧郁星期天 / (德) 巴科夫 (Barkow, N.) 著; 林敏雅  
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
书名原文: Das Lied vom traurigen Sonntag

ISBN 978-7-208-08022-5

I. 忧… II. ①巴…②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 
IV. 1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08290号

策划编辑 刘志凌

责任编辑 刘志凌

装帧设计 聂永真

版式设计 尚燕平



世纪文景

忧郁星期天

〔德〕尼克·巴科夫 著

林敏雅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.ewen.cc)
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张 8

插页 2

字数 127,000

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8022-5/1·583

定价 24.00元

## I 前言

一九七〇年代初在布达佩斯有位朋友问我知不知道《忧郁星期天》这首曲子。我几乎情不自禁想当着他的面就哼起来。我在柏林的父母有一张这位作曲家钢琴独奏的唱片。那时我十二岁，那悲伤阴郁的旋律莫名感动我，尽管那时我还少不更事。

那家餐馆还在，我的朋友说，谱出这曲子的那架钢琴也还在。

那家餐馆的午餐时间不需预先订位。菜单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是肉卷。室内空间狭长，钢琴就放在舞台上，餐馆后院有许多回廊，小孩子常常在垃圾桶旁边嬉戏。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外国观光客，他们亮出绿色的美元纸钞，然后钢琴师就会弹奏那首《忧郁星期天》。

匈牙利布达佩斯，一个懂得享受人生乐趣的城市，这里的人以此衡量生命的价值。他们喜欢听的音乐从吉卜赛人的音乐到巴尔托克，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更早的文艺复兴；他们喜欢的美味佳肴来自酒园、

来自家庭主妇、来自大厨师、来自牧羊人的营火、来自渔夫的小屋；生活的乐趣甚至包括耍一些花招诡计。

然而，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，德国的“武装弟兄”占据了个国家。艾希曼在布达佩斯设立了他的总部。他的人每天把装得满满的车厢送往波兰的方向——当然，他们也不忘顺便为自己战后的生活打点妥当。统治者，胜利者。

*Gloomy Sunday*，在我听来，似乎像懂得生活乐趣的人在痛恨乐趣、只爱义务和秩序的执政者面前，永远是输家。

真的永远是输家？

*I* — 我一直相信除了从厨房的锅子里，

从音乐里也可以察觉出现实与未来。



对那些匆忙赶时间的人，这个故事可以像每天报纸上的那些简短新闻一样草草略过。简单来说就是：有一位查波先生在布达佩斯开了一家餐馆，他请了一个钢琴师在餐馆里演奏钢琴。这位钢琴师自己谱了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灌成唱片之后闻名全世界，但是也引起了不寻常的效应。

查波先生已经死了。钢琴师也已经死了。其他一连串相关人物也离开人间了。

查波先生当时有个客人，姓魏克，来自柏林。魏克先生始终只点特定的一道菜，没人能说服他换一下口味。

魏克先生还活着，威望卓著。

以上，除了一些细节，可以说已经把故事交代清楚。

查波先生当时经营的餐馆还在，但是只有魏克先生偏爱的那

一道菜能让人想起查波先生。

那首闻名全世界的曲子，英文曲名叫Gloomy Sunday，德文叫Trüer Sonntag，而匈牙利文叫做Szomorú vasárnap，意思是“忧郁星期天”。

那家餐馆位于布达佩斯十四区。

餐馆晚上的生意一直很好，中午生意也不错，特别是晚上，来客络绎不绝。六点以后会由一位钢琴师演奏钢琴，当然不是原先那位，他们已经换过好几位钢琴师。其中一位因为有张扁平的大脸，加上缺乏表情变化，所以被客人戏称为“科学怪人搔键手”，他可是个心地善良的人。他还活着，已经退休了，现在住在维也纳，他的孙子开的是白色的凯迪拉克跑车。

晚上，这家位于十四区的餐馆常常客满，客人兴致一来就会要求钢琴师演奏《忧郁星期天》。

没人知道晚上在餐馆的客人什么时候想听这个曲子。有时可能是因为喝多了葡萄酒或杏桃白兰地，或者是天气的关系，高气压或低气压，或许是因为假期来了或者刚度完假，也许因为生气找不到车子的替换零件，或者因为上司的胃酸含量，要不然就是在美国费城留有大笔遗产的姑妈终于死了。

也许和以上所有原因有关，又或许完全无关，而只是因为客人喝了一点来自巴拉顿湖区或凯奇凯梅特地区的好酒。要买好

酒得先认识种葡萄的农夫，而且最好是和你有几年交情，除此之外，还要熟悉那些制酒的酒窖，才决定买什么样的酒。别忘记带足够的空酒瓶去，如果要去那儿买酒却没有买上六十瓶，就不值得大老远开车去，但是这六十瓶绝对值得。

当然，你可不能随随便便自己带酒进这家在十四区的餐馆，那简直荒谬至极，非常低俗、没礼貌，就好比在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，你吃得太饱还满足忘情地猛打嗝一样。

晚上有时候客人兴致一高就会大喊，要坐在钢琴前面的钢琴师弹奏那首世界名曲，他们掏着口袋，或亮出装有钞票的信封。拜托，为我们演奏那首世界名曲吧！不会让你吃亏的。

然后钢琴师就会对那手上抓着一张绿色外钞的客人微微鞠躬，压抑住一声叹息。他痛恨这首曲子，他痛恨他决定来这里工作的那一天。这家餐馆，现在他弹奏用的那架钢琴，就是那首曲子的诞生地。那首曲子就是从这里开始传遍世界，最后成为人临终前最后的慰藉。世人公认，绝少例外。

这家餐馆在一楼，就在大门通道的左边。现在通道的中央插了一根铁柱，防止车子开进院子，这里可不是Opel、Wartburg、Zaporosze、Dacias、Trabbis那些各国来车的停车场，就算是奔驰车也不行。

内院里有很多小孩子在玩耍。内院整日晦暗阴沉，并不仅限

星期天的时候，而四周的房子被熏得灰灰的很难看，就像从没粉刷过一般。当然在一九〇三年，房子刚落成的时候，是的确粉刷过的，然而现在已经看不出当初漆上的颜色了。每一楼回廊上的铁栏杆漆的是灰色，一年上好几次漆，五层楼都是，连在房子外头连接各层楼的铁楼梯也上了灰漆，目的是为了防锈。

灰黑色很适合这个方形内院和四周的房子，至于适不适合外面的房子可就不见得。从前年纪稍长的女人喜欢穿灰色或黑色的衣服，因为她们认为故意穿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是不智之举。

在内院里的那些小女孩正在玩一颗红色的球，她们头上绑着白色的发带，有时候她们也绑绿色或粉红色的发带，然而她们的母亲通常会替她们绑上白色的——这是世人容易接受的颜色。在回廊后面、厨房窗边通常坐着一些老人，他们看着小孩子玩耍，毕竟平常在内院里也没其他特别的事好看。星期二和星期五收垃圾的人会来，他们把四方形的铁桶放在推车上，然后绕过铁柱推出通道。有时候老人们也会歪着头看看天空，看看天是否放晴，看看飘过的白云，或者看着从天上飘下的雪花，看着雪花落到院子里，落到红球上，落到小孩子的白色发带上。

中午的时候，厨师助手艾策贝特就会推开厨房后门走出来，要孩子们到其他角落去玩，不要在厨房窗户前面玩，以免打扰客人。

但是小孩子才不管那么多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面对院子的窗户装了铁窗，除非前面客满真的没有位子，否则不会有客人坐到铁窗这边来。

晚上的时候，客人兴致来了，钢琴师为了拿到客人手上印着华盛顿人头像的钞票，不得不弹奏那一首他恨之入骨的曲子，但在后院什么都听不到，只会听到厨房里锅铲碰撞的铿锵声，还有偶尔传出的厨师或侍者的咒骂声。

晚上到这里用餐的客人绝不会想要特地带着塑料桶上酒衣那儿买酒——喔，可很多人这么做；他们也不熟悉那些酒窖，Badasconyi Kekeyelü也好，Debrői Harslevelü也好，Egri Bikaver或者Somlóer、Sekszárdor、Szürkebarárt，Tokajer究竟是不是Aszü，Furmint和Szamorodner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差别。重要的是酒要甜、要好喝，年份对他们而言也不重要，好喝最重要。如果你对他们说吃螃蟹要配Badasconyer或Pescer Riesling，温度冰到八九度最恰当；吃牛肉的话，就要搭配 Mörer Ezerje，而且酒的温度不能低于十度。听到你的话，他们可能脸色一沉，甚至开始有反犹太的情绪。

那位无法抵挡大把美钞诱惑的钢琴师，有一天来到这家餐馆应征，自从一九三六年起，这家餐馆就在钢琴师当中有了名声。《忧郁星期天》——一九三七年，谱出这首曲子的钢琴师可能是

割断了自己的动脉，跳进多瑙河，或者忘了关瓦斯，也可能是服了安眠药，总之他自杀了。

来应征的钢琴师当初是这么想的：只要在这个世界各地钢琴师向往的餐馆演奏，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发掘。不过，到这里来的客人只想听那首名曲，没人想听他的创作。而他的创作，他在夜里跨上摩托车回家时想着，自己必须承认，那些曲子的确比较适合古典的四重奏。

那位钢琴师——同僚总是尊称他为“已逝的高贵同行”，至于那时他为何自杀，他又做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

众人只知道，就是他创作了那一首闻名遐迩的曲子。有一天，当餐馆“半满”——悲观的人也许会说“半空”的时候，他心血来潮，让手指在琴键上随意滑动，这时他脑中突然响起了一段旋律，就是后来的《忧郁星期天》。尽管那一天是星期三。

他喜欢自己想出来的那首曲子，完全合他的意。之后不久，餐馆的老板查波先生——他在有能力独立开餐馆前曾在昆德餐馆当过学徒，他走过来对钢琴师说，这曲子真感人，触动人心，钢琴师先生，您是不是能再弹奏一次。这是谁作的曲子？

这是我作的曲子，钢琴师说。

原来如此，查波先生说，是您自己作的曲子是吗？

是的，查波先生，钢琴师说。

原来是这样，查波先生说。那就请你再演奏一次，反正不用付版税。这曲子太感动人了，查波先生说。

没问题，查波先生，钢琴师说。他是一个矮小害羞的人，黑色的头发，明亮的眼睛，不怎么起眼，人们不太会注意到他。

餐馆打烊之后，查波先生请钢琴师留下来喝一杯再走，完全是私人性质的。查波先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。钢琴师说，这是他的荣幸，非常感谢。

查波先生酒兴愈来愈好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他说，事实上是这样的，我差点就请一队吉卜赛乐团来演奏了。当然，对一家餐馆的名声来说，钢琴师要比吉卜赛乐团高尚多了。拿昆德餐馆来说，他们从前一直是请钢琴师。巴黎餐馆也普遍聘有钢琴师，如果是一流的餐馆，除了钢琴师之外还有一个小提琴手。你只要想想高级的美心餐厅，不可思议啊，查波先生一边说眼珠一边打转，但是后来一大堆美国观光客到昆德餐馆来，他们要求要听吉卜赛乐队的表演。Oh yes, my dear, 你们没有吉卜赛乐队吗？Please, where is your Zigeunerband? Oh, you must have a Gipsyband, by all means, in Hungary they always have Gipsybands, we know that from the movies. (拜托喔，你们的吉卜赛乐队在哪里？你们一定有吉卜赛乐队的，匈牙利都会有吉卜赛乐队呀，电影上都是这么演的。)

那些到昆德餐馆吃饭的英国人，查波先生说，他们可比美国人高尚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英国人通常不会说什么，但是他们只要开口就只会说：Interesting, you employ no Gipsies? Fear of pinching and all that, what old boy? In the talkies they mostly employ Gipsies in Hungarian restaurants.（怪啦，你们没有请吉卜赛乐团？怕扒手？在电影里面，匈牙利的餐馆大都有吉卜赛人的演奏。）

唉，我该怎么说，查波先生说，后来小昆德把钢琴师弄走，请了一队吉卜赛乐队。他请的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菜肴的质量当然大受影响，毕竟现在那些从克里夫兰和费城来餐馆吃饭的人目的不是为了美食，而是为了来看吉卜赛人的表演，所以就算厨房偷工减料，也没人在意。那些人不在意肉汁的味道，不会有人特别注意Palatschinka——冰淇淋蛋糕卷，这是老昆德特制的，配方特殊，风味绝佳。

也就是说，那些从克里夫兰和费城来的人只对乐队感兴趣而不是鲈鱼，只要台上演奏的是恰尔达什舞曲，Palatschinka也只是普通的甜点而已。

但是小昆德可真能扩大营业呀，查波先生叹气说。您看看动物园旁边的餐厅，像座宫殿似的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但是炖肉汁的味道可让对面的骆驼想逃跑，大象互相捂住象鼻，就算是大建筑师庞蒂也不敢在动物园里盖水族馆，怕鲤鱼会自行溺毙。那些野

猪被迫住到较远的笼子里去，因为炖野猪肉加野蔷薇果汁的味道让它们心情不好。动物园园长只好请来兽医，他们以为是什么传染病之类的，那不过是对面厨房锅里溢出的味道。一切就是因为他们把钢琴师弄走，请来了吉卜赛乐队的关系。

所以说您看，查波先生说，还要再来一杯吗？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请您在这里演奏的原因，特别是现在，您又谱了一首这么动人的曲子。

这就是当时的情景，句句都是查波先生亲口说的。

有些故事是人编出来的，但是大家马上可以察觉那是编的。这些故事听起来空洞，就像没有内容的空纸箱，你一敲它，听起来就是沉闷，这就是虚构的故事。

但是真实的故事，你没办法杜撰，它们有味道，光彩夺目，它们就像美食佳肴可以放在舌尖上慢慢品尝滋味，然后再来一口香槟。其实那一口香槟也可以不喝，因为真实的故事就像香槟，刺激舌尖，让人为之一振，一声“啊！”，马上精神就来了，对世界的看法也为之改变。这就是故事中的真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分，真实总是令人精神一振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人不喜欢真实的故事，他们宁可听虚构的故事，宁可要享乐的幻觉，而不要享乐的真实。

查波先生已经死了。德国人把他送进奥斯威辛的集中营，虽然之前查波先生在特拉维夫的侄女曾经写信给他，要他放下一切，从罗马尼亚经巴勒斯坦到特拉维夫去，因为德国人不能信任——那些吃猪腿配酸菜和豌豆泥，乐过头还会一边拿啤酒杯敲头一边欢呼高歌的人，一定敢把小孩子丢进池塘。

那侄女的警告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尽管她试着动之以情，却没有什么成效。

查波先生始终说，人都得吃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是人就得起、就得喝。不是有个有名的德国哲学家说过，食物能让身体和精神合而为一什么的吗？就算是德国人也得吃东西。在布达佩斯，有哪家餐馆像十四区这家这样远近驰名？查波先生说，不管是头上钢盔有骷髅头领子镶银边开坦克的，不管是手拿刺刀或手持机关枪脚穿马靴在街上走的，或是那些整天在行军的人，管那些德国人爱吼唱什么样的歌，黑棕色的榛子也好，在冬夜狂风中飞行的野雁也好，管他们爱挥舞什么奇怪的旗帜，总之——只要是人，饿了就得吃东西。

以上都是查波先生说的话。

总而言之（现在还是查波先生说的话），每个人最后还是得找个地方吃东西，他们最后还是得摘下头上的钢盔，解开腰带，找张桌子坐下，然后说，咱们先来份炖肉然后甜点还是先来份汤